

楚辭

下卷
二本



楚辭後語卷第五

招海賈文第三十六

不	諷	遠	樂	不	於	義	皆	虎	神	而	所	元	昆
如	世	而	不	義	不	蓋	不	豹	離	不	依	之	氏
居	之	不	上	測	大	取	若	怪	散	可	欲	所	曰
易	士	復	黨	孰	泊	請	楚	物	四	猶	乘	作	招
以	行	不	亦	與	此	國	之	方	上	然	騎	昔	賈
侯	命	已	宗	黨	八	言	樂	者	大	念	龍	屈	文
云	徵	故	元	野	易	尚	招	招	所	國	不	唐	者
	幸	知	以	位	易	不	海	其	不	八	遇	柳	者
		此	謂	魚	位	可	貢	而	又	極	於	州	唐
		下	時	龍	入	為	文	而	於	以	楚	柳	柳
		產	無	神	無	而	知	復	將	從	滂	史	宗
		之	虞	怪	虞	又	變	之	死	已	復	柳	宗
		樂	冒	而	而	變	其	言	鬼	志	無	宗	宗
		亦	利	可	莫	其	言						

咨海賈兮君胡以利易生而午離其形大海
盪泊兮顛倒日月龍魚傾側兮神怪墮突滄
茫無形兮往來遽卒陰陽闕闕兮氛霧滃渤
君不返兮逝恍惚舟航軒昂兮下上飄鼓騰
趨嶢嶸兮萬里一覩萃入泓坳兮視天若畝
奔螭出抃兮翔騰振舞天兵九首兮更突迭
怒垂涎閃舌兮揮霍旁午君不返兮終爲虜
黑齒棧鱗鱗文肌三角駢列耳離披反斷又
牙踔嶽崖蛇首豨鬣虎豹皮羣波互出謹遶

嬉臭腥百里霧雨瀰君不返兮以充飢弱水
蓄縮其下不極投之必沉負羽無力鯨鯢疑
畏淫淫嶷嶷君不返兮卒自賊怪石森立涵
重淵高下迥置滔危顛崩濤搜疏刻戈鏃君
不返兮春沉顛其外大泊評翁淪終古翅薄
旋天垠八方易位更錯陳君不返兮亂星辰
東極傾海流不屬泯泯超忽紛墜沃殆而一
跌兮沸入湯谷舳舻霏解梢若木君不返兮
魂焉薄海若番貨號風雷巨鹿領首立山頽

猖狂震號翻九坡君不返兮靡以推空海
 芳君胡樂出幽險而疾平夷物感善苦而以
 忘其歸上堂易野恬以舒暇踵厚土堅無虞
 岐路昧布滿九區出無人有百貨俱周游傲
 眠神自如撞鐘擊解恣歡娛君不返兮欲誰
 須膠鬲得聖捐益魚范子去相安陶朱呂氏
 行賈南面孤弘羊心計登謀謨煮鹽大冶九
 卿居祿秩山委收國租賢智走諾爭下車銷
 建縱傲世所趨君不返兮謚為愚空海賈芳

賈尚不可為而又海是圖死為險魄兮生為
 貧夫亦獨何樂哉歸來兮寧君軀

懲咎賦第三十七

晁氏曰懲咎賦者柳宗元為監察御史所作也貞
 元十九年宗元為監察御史襄行時年
 三十一引綏禁中與文韋執權用事二人
 其封引綏禁中與文韋執權用事二人
 等以人俱之儀而叔文為宋州司馬元
 時年乃徙柳州刺史以辛初宗元為
 學數十篇懲咎者悔志也其言曰苟
 者讀人之悲之

懲咎愆以本始兮孰非余心之所求處卑汙
以閔世兮固前志之爲尤始余學而觀古兮
怪今昔之異謀惟聰明爲可考兮追駿步而
遐游潔誠之旣信直兮仁友藹而萃之日施
陳以繫縻兮邀堯舜與之爲師上睢盱而混
茫兮下駭詭而懷私庶方羅列以交貫兮求大
中之所宜曰道有象兮而無其形推變乘時
兮與志相迎不及則殆兮過則失貞謹守而
中兮與時偕行萬類芸芸兮率由以寧剛柔

弛張兮出入必經登能抑枉兮白黑濁清蹈
乎大方兮物莫能嬰奉訐謨以植內兮欣余
志之有獲再徵信乎策書兮謂炯然而不惑
愚者果於自用兮惟懼夫誠之不一不顧慮
以周圍兮專茲道以爲服讒妬構而不戒兮
猶斷斷於所執哀吾黨之不淑兮遭任遇之
卒迫勢危疑而多詐兮逢天地之否隔欲圖
退而保已兮惜乖期乎曩昔欲操術以致忠
兮衆呀然而互嚇進與退吾無歸兮甘脂潤

乎鼎鑊幸皇鑒之明宥兮繫郡印而南適惟
罪大而寵厚兮宜夫重仍乎禍謫旣明懼乎
天討兮又幽慄乎鬼責惶惶乎夜寤而晝駭
兮類麀麀之不息凌洞庭之洋洋兮泝湘流
之汨汨飄風擊以揚波兮舟摧抑而迴遭日
靈暄以昧幽兮黝雲涌而上屯暮屑罕以淫
雨兮聽嗷嗷之哀獲衆鳥萃而啾號兮沸洲
渚以連山漂遙逐其詎止兮逝莫屬余之形
與攢纒奔以紆委兮東洶湧之崩湍畔尺進

而尋退兮盪汨汨乎淪 際窮冬而止居兮
羈纒焚以縈纏哀吾生之孔艱兮循凱風之
悲詩罪通天而降酷兮不亟死而生爲逾再
歲之寒暑兮猶貿貿而自持將沈淵而隕命
兮詎蔽罪以塞禍惟滅身而無後兮顧前志
猶未可進路呀以劃絕兮退伏匿又不果爲
孤囚以終世兮長拘擥而無軻曩余志之脩
騫兮今何爲此戾也夫豈全食而盜名兮不
混同於世也將顯身以直遂兮衆之所宜蔽

也不擇言以危肆兮固羣禍之際也御長轅
之無橈兮行九折之峩峩却整四棹以橫江兮
泝凌天之騰波幸余死之已縊兮完形軀之
既多為餘齒之有懲兮蹈前烈而不頗死蠻
夷固吾所兮雖顯寵其焉加配六中以爲偶
兮諒天命之謂何

閔生賦第三十八

元是雅善蕭悅在江嶺間貽書言情云宗
元與罪人交十年官以是進屢在附會
今天子定邪正海內皆欣欣怡

閔吾生之險阨兮紛喪志以逢尤氣沈鬱以
杳眇兮涕浪浪而常流膏液竭而枯吾兮魄
離散而遠遊言不信而莫余白兮雖遑遑欲
焉求合喙而隱志兮幽默以待盡為與世而
斥繆兮固離披以顛隕騏驥之棄辱兮鴛鴦
以爲騁玄虬蹶泥兮畏避鼃鼃行不容之時

與四五子者論語如此豈非命歟
治平終身爲頑人之類猶有少事未能
盡忘此蓋以叔文輩爲罪人頑人謂已
恥辱雖在困事當云尔者然悔厲極矣
其曰閔吾生之險阨兮紛喪志以逢尤
尤蓋自以生之不幸喪志而爲此云

嶠兮質魁壘而無所隱鱗介槁以橫陸兮鷓
嘯羣而厲吻心沈抑以不舒兮形低摧而自
愍肆余目於湘流兮望九疑之垠垠波滢滢
以不返兮蒼梧鬱其蜚雲重華幽而野死兮
世莫得其僞貞屈子之悄微兮抗危辭以赴
淵古固有此極憤兮矧吾生之藐艱列往則
以考已兮指斗極以自陳登高崑而企踵兮
瞻故邦之殷麟山水浩以蔽虧兮路蕭勃以
揚氛空履頽而不理兮翳立木之榛榛瑰窮

老以淪放兮匪魁壘吾誰鄰仲尼之不惑兮
有垂訓之暮言孟軻四十乃始持心兮猶希
勇乎黜責顧余質愚而齒減兮宜觸禍以玷
身知徒善而革非兮又何懼乎今之人噫禹
績之勤備兮曾莫理夫茲川殷周之廓大兮
南不盡夫衡山余囚楚越之交極兮邈離絕
乎中原壤汙潦以墳洳兮蒸沸熱而恒昏戲
鳧鶴乎中庭兮蒹葭生於堂筵雄虺蓄形於
木杪兮短狐伺景於深淵仰矜危而俯慄兮

弭日夜之拳憂慮吾生之莫保兮忝代德之
元醇孰恥軀之敢愛兮竊有繼乎古先明神
之不欺余兮庶激烈而有聞其後害之無辱
兮匪徒蓋乎曩愆

夢歸賦第三十九

晁氏曰夢歸賦者柳宗元之所作也宗元既貶悔其年少氣銳不識幾微又出
不還復貶其所知許孟容書其略云立
身一敗萬事瓦裂墳墓不容其宅三易主
恐一日死曠墜先緒意託孟容以少北
者故作夢歸賦初言覽故都喬木而悲
中言仲尼欲居九夷老子適戎以自釋
末云首丘鳴號示終不忘其舊當世憐

高然象畏其才竟廢不復云

惟擯斥以窘束兮余惟夢之為歸精氣注以
凝泣兮循舊鄉而顧懷夕余寐于荒陬兮心
慊慊而莫違質解以自恣兮息情翳而愈
微歛騰踴而上浮兮俄湜瀆之無依圓方混
而不形兮顛純白之霏霏上茫茫而無星辰
兮下不見夫水陸若有銖余以往路兮馭儼
儼以回復浮雲繼以直度兮云濟余乎西北
風纏纏以驚耳兮類行舟迅而不息洞然於

以瀾漫兮虹蜺羅列而傾側橫衝颯以湯擊
兮忽中斷而迷惑靈幽漠以滿汨兮進招悵
而不得白日逸其中出兮陰霾披離以泮釋
施岳瀆以定位兮牙參差之白黑崩騰上下
以惘惶兮聊按衍而自抑指故都以委墜兮
睽御間以脩直原田蕪穢兮崢嶸榛棘喬木
摧解兮垣廬不飾山岵岵以崑立兮水汨汨
以漂灑魂恍恍若有亡兮涕浪浪以墮軼類
曠莫之黥漠兮欲周流而無所極紛若喜而

怡儼兮心迴牙以壅塞鍾鼓白玉以戒旦兮陶
去幽而開寤曾蔚蒙其復體兮孰云桎梏之
不固精神之不可再兮余無以歸夫歸路偉仲
尼之聖德兮謂九夷之可居世惟道大而無所
入兮猶流游乎曠野老聃適正而適戎兮指溟
茫以縱步蒙莊之恢怪兮寓大鵬之遠去兮
遠適之若茲兮胡爲故國之爲慕首立之仁
類兮斯君子之所譽鳥獸之鳴號兮有動心
而曲顧膠余哀之莫能捨兮筆判析而不悟

列數夢以往復兮極明昏而若想

弔屈原文第四十

屈文者其始宗元之所作也
其初為文者其始宗元之所作也
其初為文者其始宗元之所作也
其初為文者其始宗元之所作也
其初為文者其始宗元之所作也
其初為文者其始宗元之所作也
其初為文者其始宗元之所作也
其初為文者其始宗元之所作也
其初為文者其始宗元之所作也
其初為文者其始宗元之所作也

後先生蓋千祀兮余再逐而浮湘求先生之
汨羅兮擊逝爾若以薦芳願荒忽之顧懷兮冀

陳辭而有明先生之不佞從世兮惟道是就支
離捨攘兮遭世孔疚華蟲薦壤兮進御羔衷
牝雞呶呶兮孤雄束喙哇咬環觀兮蒙耳大
呂董喙以為羞兮焚棄穰黍黍若繡黼襍折
兮宮庭之不處陷塗蕪穢兮榮若繡黼襍折
火烈兮嫉嫉笑語讒巧之曉曉兮惑以為咸
池便媚鞠恧兮美愈西施謂謨言之怪誣兮
反實瑣而遠違匿重痼以諱避兮進俞緩之
不可為何先生之際際兮厲鐵石而從之仲

尼之去魯兮曰吾行之遲遲抑下惠之直道
兮又焉往而可施今夫世之議夫子兮曰胡
隱忍而懷斯惟達人之卓執兮固僻陋之所
疑委故都以從利兮吾知先生之不忍立而
視其霍陸兮又非先生之所志窮與達固不
論兮夫唯服道以守義矧先生之悃悞兮潛
大故而不貳沉璜瘞珮兮孰幽而不光荃蕙
蔽匿兮胡久而不芳先生之貌不可得兮猶
髮鬢其文章託遺編而歎喟兮渙余涕之盈

睚呵星辰而驅詭怪兮夫孰能與公崩亡何揮
霍雷霆兮苟爲是之荒茫耀姦辭之曠朗兮
世果以是之爲狂哀余東之坎坎兮獨蘊憤
而增傷諒先生之不言兮後之人又何望忠
誠之既內激兮抑銜忍而不長羊爲屈之幾
何兮胡獨愛其中揚吾哀今之爲仕兮庸有
慮時之否臧食君之祿畏不厚兮悼得位之
不昌退自服以默默兮曰吾言之不行既始
風之不可去兮懷先生之可忘

弔萇弘文第四十一

晁氏曰弔萇弘文者州宗元之所作也
長弘字叔周靈王之賢臣為劉文公之
屬大夫敬王十年對文公與弘城
周使告于晉魏獻子准政悅長弘而與
之合諸侯于秋泉備之曰天之所壞不可支也
及乎周詩有之曰天之所壞不可支也
弘馳其血三年而化為碧蓋語其忠
識然也宗元哀弘
之以忠死故弔云

有周之羸兮邦國異圖臣乘君則兮王易為
侯威強逆制兮鬱命轉幽疹蠱膠密兮肝膽
化仇姦權蒙兮忠勇以劉伊時云幸兮大

夫之羞嗚呼危哉河渭潰溢兮橫軀以抑嵩
高圻陟兮舉手排直壓溺之不慮兮堅剛以
為式知死不可撓兮明章人極夫何大夫之
炳烈兮王不寤夫護賊卒施快於剽狡兮但
就制乎強國松柏之斬刈兮蒼黃欣植盜驪
折足兮罷驚抗臆鷲鳥之高翔兮孽狐惴而
不食竊畏忌以羣朋兮夫孰病百而伸一挺
寡以校衆兮古聖人之所辨矧養廉以威懾
兮茲固蹈殆而違安殺身之匪予戚兮閔宗

周之不完豈成城以夸功兮哀清廟之將殘
嫉彪子之肆誕兮彌皇覽以為謾姑舍道以
從世兮焉用夫考古以登賢指白日以致憤
兮卒類幽而不列版上帝以飛精兮黜寒廓
而殄絕竭馮雲以和翹兮終冥冥以鬱結欲
登山以號辭兮愈洋洋以超忽心汨洎其不
化兮形凝冰而自慄圖始而慮末兮非大夫
之操陷瑕委厄兮固衰世之道知不可而愈
進兮誓不偷以自好陳誠以定命兮侔貞臣

與為友比干之以仁類兮緬遠絕以不羣伯
夷殉潔以莫怨兮孰克軌其道塵苟端誠之
內虧兮雖耆老其誰珍古固有一死兮賢者
樂得其所大夫死忠兮君子所與嗚呼哀哉
兮敬弔忠甫

弔樂毅第四十二

晁氏曰弔樂毅文者柳宗元之所作也
樂毅其先曰樂羊燕昭王以子之之
而齊大敗燕昭王怨齊未嘗一日而忘
報齊也迺先禮郭隗而毅往委質焉以
為上將軍下齊七十餘城田單聞之
畏誅遂西降趙以書遺燕惠王曰臣

聖賢之君功立而不廢故著於春秋
知之士名成而不毀故赫於後世
元
而燬之廢也故而不見知

大厦之騫兮風雨萃之車亡其軸兮乘者
之嗚呼夫子兮不幸類之尚何為哉昭不可
留兮道不可常畏死疾走兮狂顛傍徨燕復
為齊兮東海洋洋嗟夫子之專直兮不慮後
而為防胡去規而就矩兮卒陷滯以流亡惜
功美之不就兮俾愚昧之周章豈夫子之不
能兮無以惡是之遑遑仁夫對趙之悃歎兮

誠不忍其故邦君子之容與兮彌億載而愈
光諒遭時之不然兮匪謀慮之不長踞陳辭
以隕涕兮仰視天之茫茫苟偷世之謂何兮
言余心之不臧

乞巧文第四十三

晁氏曰乞巧文者宗元之所作也
曰周鼎鑄而後物宗元之所作也
巧之不可為也故子貢教抱甕者為
博用力少而見功多而抱甕者羞之
鳩不能巢其巢比焉而屈原誠傷世
之鳴也越兮吾猶惡其挑巧原誠傷
為固誣拙以為巧意昔之不然者
然矣甚之也抑宗元之作雖亦閱時

宗要歸諸厚然
元鬼拙矣

柳子夜歸自外庭有設祠者饗餌馨香蔬果
交羅揮竹垂綬剖瓜犬牙且拜且祈怪而問
焉女隸進曰今茲秋孟七夕天女之孫將嬪
於河鼓邀而祠者幸而與之巧驅去蹇拙手
自開利組紆縫製將無滯於心焉為是禱也
柳子曰苟然歟吾亦有所大拙儻可因是以
求去之乃纓弁束衽促武縮氣旁趨曲折偃
僂將事再拜稽首辨臣而進曰下土之臣竊

聞天孫專巧于天轉輻璇璣經緯星辰能成
文章黼黻帝躬以臨下民欽聖靈仰光耀之
日久矣今聞天孫不樂其獨得貞卜於玄龜
將蹈石梁款天津儷于神夫于漢之濱兩旗
開張中星曜芒靈氣翕歛茲辰之良幸而禱
節薄遊民間臨臣之庭曲聽臣言臣有大拙
智所不化醫所不攻感不能遷寬不能容乾
坤之量包含海岳臣身甚微無所投足蟻道
于垤蝸休于殼龜龜螺蚌皆有所伏臣物之

靈進退唯辱仿佯為狂局束為諂吁吁為詐
坦坦為忝他人有身動必得宜周旋獲笑顛
倒逢嗜己所尊昵人或怒之變情徇勢射利
於噦中心其憎為彼所竒忍仇佯喜悅譽遷
隨胡執臣心常使不移反人是已曾不惕疑
貶名絕命不負所知拊嘲似傲貴者啓齒臣
旁震驚彼且不取叩稽匍匐言語諂詭令臣
縮慙彼則大喜臣若效之曠怒叢已彼誠大
巧臣拙無比王侯之門狂吠狴犴臣到百步

喉喘顛汗睚眦逆走魄遁神叛欣欣巧夫徐
入縱誕毛羣掉尾百怒一散世途昏險擬步
如濼左低右昂闕冒衝突鬼神恐悸聖智危
慄泯焉直透所至如一是一獨何工縱橫不恤
非天所假彼智焉出獨奮於臣怕使玷黜沓
沓籌籌焉恣口所言迎知喜怒哀測憎憐搖唇
一發徑中心原膠加鉗夾誓死無遷探心扼
膽踴躍拘牽彼雖佯退胡可得旃獨結臣舌
嗜抑銜冤孽眦流血一辭莫宣胡為賦授有

此竒偏眩耀爲文瑣碎排偶抽黃對白嗔哢
飛走駢四儷六錦心繡口宮沈羽振笙簧
手觀者舞悅誇談雷吼獨溺臣心使甘老醜
器昏莽鹵撲鉞枯朽不期一時以俟悠久
羅萬金不帶樊帚跪呈豪傑投棄不有眉
類愛喙唾曾歐大報而歸填恨低首天孫
司巧而窮臣若是卒不余畀獨何酷歟敢願聖
靈悔禍於臣獨艱付與娑媚易臣頽頽
方必規以夫圓按去訥吉然以臣言文詞

軟步武輕便齒牙饒美眉睫增妍突梯卷鬻
爲世所賢公侯卿士五屬十達彼獨何人長
享終天言訖又再拜稽首俯伏以俟至夜半
不得命疲極而睡見有青輿朱裳手持絳節
而來告曰天孫告汝汝詞良苦凡汝之言吾
所極知汝擇而行嫉彼不爲汝之所欲汝自
可期胡不爲之而誑我爲汝唯知恥諂貌淫
詞寧辱不貴自適其宜中心已定胡妄而祈
聖汝之心密汝所持得之爲大失不汗卑凡

吾所有不敢汝施致命而昇汝慎勿疑嗚呼
天之所命不可中華泣拜欣受初悲後慍抱
拙終身以死誰惕

憎王孫文第四十四

晁氏曰憎王孫文者抑宗元之病也
龍鳳託君子以惡禽其地
指議使而宗
元微之焉

瀟水之泚泚兮其上羣山胡茲鬱而被瘁兮
善惡異居其間惡者王孫兮善者援環行遂
植兮止暴殘王孫兮甚可憎噫山之靈兮胡

不賊旃跳踉叫囂兮衝目宣斷外以敗物兮
內以爭羣排鬪善類兮譁駭披紛盜取民食
兮私已不分充噉果腹兮驕傲驩欣嘉華美
木兮碩而繁羣披競齧兮枯株根毀成敗實
兮更怒喧居民馱苦兮號穹旻王孫兮甚可
憎噫山之靈兮胡獨不聞援之仁兮受逐不
校退優游兮惟德是儆廉來同兮聖囚禹稷
合兮凶誅羣小遂兮君子違大人聚兮孽無
餘善與惡不同鄉兮否泰旣兆其盈虛伊細

大之固然兮乃禍福之攸趨王孫兮甚可憎
噫山之靈兮胡逸而居

楚辭後語卷第五

楚辭後語卷第六

幽懷賦第四十五

見氏曰南懷賦者唐山南節度使李翱
之所作也翱從韓愈為文章見推當時
性所發直議論不能下人仕不得志
無所叙云其交有相譽者賦幽懷以
之昔歐陽文忠公嘗云始余讀翱復性
書曰此特中廟之義疏耳不作可焉
翱持秦漢間好事行義之豪耳最
以乃始大息至清韓愈不及無時
非乃始大息至清韓愈不及無時
子云不怪神堯以下取河北為憂曰嗚呼

使當時君子皆易其心則天下豈有亂與亡哉其重若此附見於此

乘驚驚而雜處兮咸嗟老而羞卑視予心之不然兮慮行道之猶非儻中懷之自得兮終老死其何悲昔孔門之多賢兮惟回也為庶幾超羣情以獨去兮指聖域惟高追固簞食與瓢飲兮寧服輕而駕肥望若人其何如兮慙吾德之纖微躬不田而飽食兮妻不織而豐衣援聖賢而比度兮何僥倖之能希念所

懷之未展兮非悼已而陳私自祿山之始兵兮歲周甲而未夷何神堯之郡縣兮乃家傳而自持藐生人而志平兮列高城以相維何茲世之可久兮宜玉念而遐思有三苗之逐命兮舞干羽以來之惟刑德之既修兮無遠通而成歸當高祖之初起兮提一旅之盛能順天而用衆兮立一掃寇而嚴隋況天子之神明兮有烈祖之則規刻弊政而還本兮如反掌之易為苟廟堂之治得兮何下邑之能

遠京予生之賦清兮色深憐而告誰嗟此
之不達兮惜此道而無遺獨中夜以潛歎兮
匪吾憂之所宜

書山石辭第四十六

書山石辭宋丞相荆國王文公安石
之所作也公遊舒州山谷書此詞於澗
石蓋非學士之言者而亦非今人之語也
是以談者回之

水泠泠而北出

山靡靡以夢園欲窮原而不

得竟悵望以空歸

寄蔡氏女第四十七

寄蔡氏女者王文公之所作也公以文
章節行高一世而尤以道德經濟為己
任被遇

神宗致位宰相世方仰其有為庶幾復
見二帝三王之盛而公乃汲汲以財利
兵革為先務引用凶邪排擯忠直躁迫
強戾使天下之人囂然喪其樂生之心

卒之羣姦嗣虐流毒四海至於崇宣之
際而禍亂極矣公又以女妻蔡卞此其
所予之詞也然其言平淡簡遠脩然有
出處之趣視其平生行事心術略無毫
髮肖似此夫子所以有於予改是之歎
也歟曷氏錄其少作兩賦而獨遺此蓋
不可曉故今特收來而并著其本末亦
使讀者無疑於宜陵絕命之章云
東坡先生西坡千峰承字百泉遠寄音

遙遙兮纒屬綠宛宛兮此
暹積李兮縞夜崇
桃兮炫畫蘭馥兮眾植竹
娟兮常茂柳蒿總
兮含姿松偃蹇兮獻秀且
跂兮上下魚跳兮左
右顧我兮適我有班兮伏
獸感時物兮念汝
遲汝歸兮攜幼
我管兮北渚有懷兮歸女
石梁兮以言蓋綠
陰陰兮承宇仰有桂兮俯
有蘭嗟女歸兮路
豈難望超然之白雲臨清
流而長歎
服胡麻賦第四十八

服胡麻賦者翰林學士眉山蘇公較之
所作也國朝文明之盛前世莫及自歐
陽文忠公南豐曾公華與公三人相繼
迭起各以其文擅名當世然皆傑然自
爲一代之文於楚人之賦有未數數然
者獨公自蜀而東道出屈原祠下嘗爲
之賦以詆楊雄而申公志然亦不專用
楚語其輯之亂乃曰吾子之道不必全
兮全身遠害亦或然也

其難兮雖不適中要以爲賢兮夫我何
悲子所安兮是爲有發於原之心而其
詞氣亦若有冥會者它詞則唯此賦爲
近於補頌故錄其篇云

我夢羽人頽而長兮惠而告我藥之良兮春
松千尺老不僵兮流膏入土龜蛇藏兮得而
食之壽莫量兮於此有草衆所嘗兮狀如狗
蟲其莖方兮夜炊晝曝久乃臧兮伏苓爲君
此其相兮我興發書若合符兮乃瀹乃蒸

且腹兮補填骨髓流髮膚兮是身如雲我何
居兮長生不死道之餘兮神藥如蓬生爾廬
兮世人不信空自劬兮搜扶異物出怪迂兮
搗死空山固其所兮至陽赫赫發自坤兮至
陰肅肅躋於乾兮寂然反照珠在淵兮沃之
不滅又不燔兮長虹流電光燭天兮嗟此區
區何與於其間兮譬之膏油火之所傳而已
耶

雙壁第四十九

雙壁者神童也其母太史氏也其所作也疾
然以能詩致大名而尤以楚辭自喜然
以其有意於奇也夫其甚於論者以為不
詩若也獨此篇為其女弟而作蓋歸而
失愛於其姑死而猶不免於水火故其
詞極悲哀而不暇於為作乃為賢於他
語云

毀璧兮墮珠執手者兮問過愛憎兮萬世一
執居物之患兮固常以好為禍蓋桃菊兮

汝有席兮不嬾汝坐歸來兮逍遙來去美兮
樂饒淑善兮清明陽春兮玉冰晴於世兮天
脫其纒愛育人兮生冥冥棄汝陽侯兮過汝
曾不如生未可以去兮殆其難嬰與難羽
兮故巢傾歸來兮逍遙西江浪波何時平山
溱溱兮猿鶴同社瀑垂天兮雷霆在下雲月
爲畫兮風雨爲衣得意山川兮不可繪畫寂
寥無朋兮去道如咫彼幽坎兮可謝歸來兮
逍遙增勝兮不如此暇醉辭

秋風三疊第五十

秋風三疊者原武邢居實之所作也居
實恕子自少有逸才大爲蘇黃諸公所
稱許而不幸蚤死其爲此時年未弱冠
然味其言神會天出如不經意而無一
字作今人語同時之士號稱前輩名好
古學者皆莫能及使天壽之則其所就
豈可量哉

秋風夕起兮白露爲霜草木憔悴兮竊獨悲

此衆芳明月皎皎兮照空房晝日苦短兮夜
未央有美一人兮天一方欲往從之兮路渺
茫登山無車兮涉水無航願言思子兮使我
心傷

秋風淅淅兮雲冥冥鳴臬晝號兮蟋蟀夜鳴
歲月徂邁兮忽如流星少壯幾時兮老冉冉
其相仍展轉反側兮從夜達明悵獨處此兮
誰適爲情長歌激烈兮涕泣交零願言思子
兮使我心怦

秋風浩蕩兮天宇高羣山逶迤兮溪谷寂寥
登高望遠兮不自聊駕言適野兮誰與遊遨
空原無人兮四顧蕭條猿抗與伍兮麋鹿爲
曹浮雲千里兮歸路遠遙願言思子兮使我
心勞

鞠歌第五十一

鞠歌者橫梁張夫子之所作也自孟子
沒而聖學不得其傳至是蓋千有五百
年矣夫子蚤從范文正公受中庸之書

中歲出入於老佛諸家之說左右采獲
十有餘年既自以為得之矣晚見二程
夫子於京師聞其論說而有警焉於是
盡棄異學醇知也嘗見

神宗顧問治道之要即以漸復三代為
對退與宰相議不合因謝病歸著訂頑
正蒙等書數萬言間閱古樂府詞病其
語卑乃更作此以自見并以寄二程云
鞠歌胡然兮適余樂之不猶宵耿耿其不察

兮日孜孜焉繼余乎厥脩并行惻兮王叔曷
賈不售兮阻德音其幽幽述空文以見志兮
庶感通乎來古塞昔為之純英兮又申申其
以告鼓弗躍兮麾弗前千五百年兮寒哉闕
焉謂天實為兮則吾豈敢嗟審已茲乾乾

擬招第五十二

擬招者京兆藍田呂大臨之所作也大
臨受學程張之門其為此詞蓋以寫天
求放心復常性之微意非特為詞賦之

流也故附張子之言以爲是書之卒章
使游藝者知有所歸宿焉

上帝若曰哀我人斯資道之微肖天之儀神
明精粹降爾德兮予無汝欺視聽食息皆有
則兮予何敢私顧弱喪以流徙返故居兮謬
迷圜豚放馳散無適歸蟻慕羊羶聚附弗離
予哀若時魂莫予追乃命巫陽爲予招之陽
拜稽首敢不祗承上帝之耿命退而招之以
辭辭曰魂乎來歸魂無東大明朝生兮故羣

蒙萬物搖蕩兮隱以風遷流正性兮失厥中
魂兮來歸魂無南離明獨照兮苗西物瞻文章
煥發兮不可緘夸淫侈大兮志弗厭魂兮來
歸魂無西日入昧谷兮草木萎實落材成兮
雖有時志意彫謝兮與物衰魂兮來歸魂毋
此幽都閭黯兮深蔽塞歸根獨有兮專靜默
有心獨藏兮吝爲德魂乎來歸魂無上清陽
朝徹兮文惚恍絕類離羣兮入無象杳然高
舉兮極驕亢魂兮來歸魂毋下素位安行兮

以時令沉濁下流兮甘土宜固哉成形兮不
知化魂兮來歸反故居盍歸休兮復吾初範
博厚以爲宮兮戴高明以爲廬植大中以爲
常產兮蘊至和以爲厨動震雷以鼓昕兮守
艮山以止隅秉離明以爲燭兮御巽風以行
車守吾坎以禦侮兮開吾兌以進趨資糧械
器惟所用兮何物之不儲四方上下惟所之
兮何適而非塗雖備物以致用兮廓吾府而
常虛縱奔騫以終日兮燕吾居而晏如惟寔
惟寂疑有疑無其尊無對其大無餘曷自苦
兮一方拘魂兮來歸反故居

楚辭後語卷六

楚辭辯證上

余既集王洪騷注顧其訓故文義之外猶有不可不知者然慮文字之太繁覽者或沒溺而失其要也別記于此以備參考庶元已未三月戊辰

目錄

洪氏目錄九歌下注云一本此下皆有傳字
晁氏本則自九辯以下及有之呂伯恭讀
詩記引鄭氏詩譜曰小雅十六篇大雅十

八篇爲正經孔穎達曰凡書非正經者謂
之傳未知此傳在何書也按楚辭屈原離
騷謂之經自宋玉九辯以下皆謂之傳以
此例考之則六月以下小雅之傳也民勞
以下大雅之傳也孔氏謂凡非正經者謂
之傳善矣又謂未知此傳在何書則非也
然則呂氏寔据晁本而言但洪晁二本今
亦未見其的据而當博考之耳
洪氏又云今本九辯第八而釋文以爲第二

蓋釋文乃依古本而後人始以作者先後
次叙之然不言其何時何人也今按天聖
十年陳說之序以爲舊本篇第混并首尾
差互乃考其人之先後重定其篇然則今
本說之所定也歟

七諫九懷九歎九思雖爲騷體然其詞氣平
緩意不深切如無所疾痛而強爲呻吟者
就其中諫歎猶或粗有可觀兩王則早已
甚矣故雖幸附書尾而人莫之讀今亦不

復以累篇表也賈傳之詞於西京爲最高
且惜誓已著于篇而二賦尤精乃不見取
亦不可曉故今并錄以附焉若揚雄則尤
刻意於楚學者其反騷實乃屈子之罪
人也洪氏譏之當矣舊錄既不之取今亦
不欲特收姑別定爲一篇使居八卷之外
而并著洪說於其後蓋古今同異之說皆
聚於此亦得因以明之庶幾紛紛或小定
云

離騷經

王逸曰同列大夫上官靳尚妬害其能似以
爲同列之大夫姓上官而名靳尚者洪氏
曰史記云上官大夫與之同列又云用事
臣靳尚則是兩人明甚逸以騷名家者不
應繆誤如此然詞不別白亦足以誤後人
矣

離騷經之所以名王逸以爲離別也騷愁也
經徑也言已放逐離別中心愁思猶依道

徑以風諫君也此說非是史遷班固顏師古之說得之矣

秦誑楚絕齊交是惠王時事又誘楚會武關是昭王時事王逸誤以爲一事洪氏正之爲是

王逸曰離騷之文依詩取興引類譬喻故善鳥香草以配忠貞惡禽臭物以比讒佞靈脩美人以媿於君處妃佚女以譬賢臣虬龍鸞鳳以託君子飄風雲霓以爲小人今

按逸此言有得有失其言配忠貞比讒佞靈脩美人者得之蓋即詩所謂比也若處妃逸女則便是美人虬龍鸞鳳則亦善鳥之類耳不當別出一條更立他義也飄風雲霓亦非小人之比逸說皆誤其辯當詳說於後云

王逸曰楚武王子瑕受屈以爲客卿客卿戰國時官爲他國之人遊宦者設春秋初年未有此事亦無此官况瑕又本國之王子乎

蔡邕曰朕我也古者上下共之至秦乃獨以
為尊稱後遂因之補註有此亦覽者所當
知也

王逸以太歲在寅曰攝提格遂以為屈子生
於寅年寅月寅日得陰陽之正中補註因
之為說援据甚廣以今考之月日雖寅而
歲則未必寅也蓋攝提自是星名即劉向
所言攝提失方孟陬無紀而注謂攝提之
星隨斗柄以指十二辰者也其曰攝提貞

于孟陬乃謂斗柄正指寅位之月耳非太
歲在寅之名也必為歲名則其下少一格
字而貞于二字亦為衍文矣故今正之

本引用古語見大戴禮注云攝提
左右六星與斗柄相直恒指中氣

惟庚寅吾以降豈維紉夫蕙蒨夫唯捷徑以
窘步据字書惟從心者思也維從系者繫
也皆語辭也唯從口者專詞也應詞也三
字不同用各有當然古書多通用之此亦
然也後放此

凡說詩者固當句爲之釋然亦但能見其句中之訓故字義而已至於一章之內上下相承首尾相應之大指自當通全章而論之乃得其意今王逸爲騷解乃於上半句下便入訓詁而下半句下又通上半句文義而再釋之則其重複而繁碎甚矣補注既不能正又因其誤今並刪去而放詩傳之例一以全章爲斷先釋字義然後通解章內之意云

古音能孳代叶又乃代蓋於篇首發此一端以見篇內凡韻皆叶非謂獨此字爲然而他韻皆不必協也故洪本載歐陽公蘇子容孫莘老本於多艱夕替下注徐鉉云古之字音多與今異如皂亦音香乃亦音仍他皆放此蓋古今失傳不可詳究如艱與替之類亦應叶但失其傳耳夫賸韻於俗音不叶者多而三家之本獨於此字立說則是他字皆可類推而獨此爲未合也黃

長瘡乃謂或韻或否為楚聲其考之亦不
詳矣近世吳棫才老始究其說作補音補
韻援据根原甚精且傳而全故友黃号厚
及古田蔣全甫祖其遺說亦各有所論著
今皆已附于注矣讀者詳之

蘭蕙名物補注所引本草言之甚詳已得之
矣復引劉次莊云今沅澧所生花在春則
黃在秋則紫而春黃不若秋紫之芬馥又
引黃魯直云一榦一花而香有餘者蘭一

榦數花而香不足者蕙則又疑其不同而
不能決其是非也今按本草所言之蘭雖
未之識然亦云似澤蘭則今處處有之可
推其類以得之矣蕙則自為零陵香而尤
不難識其與人家所種葉類茅而花有兩
種如黃說者皆不相似劉說則又詞不分
明未知其所指者果何物也大抵古之所
謂香草必其花葉皆香而燥濕不變故可
刈而為佩若今之所謂蘭蕙則其花雖香

而葉乃無氣其香雖美而質弱易萎皆非
可刈而佩者也其非古人所指甚明但不
知自何時而誤耳

美人說并見靈樞條下

察一作乘駝一作馳憑一作憑又作馮草一

作炒又作卉予一作余菹一作菹此類錯

舉一二以見之不能盡出也

三后若果如舊說不應其下方言堯舜疑謂

三皇或少昊顓頊高辛也

荃以喻君疑當時之

俗或以香草更相稱謂

之詞非君臣之君

也此又借以寄意於君

非直以小草喻至

尊也舊注云人君被服

芬香故以名之尤

為謬說

寒難於言也寒難於行也

洪注引顏師古曰會

一息也屋舍次會皆此

義論語不合晝夜

兩曉夕不意其今天或

音捨者非是

九天之說已見天問注

以中央八方言之誤

矣

雜駭以靈脩美人目君靈且託為男女之辭而
寓意於君非以是直也而名之也靈脩言
其秀慧而脩飾以婦心夫之名也美人直
謂美好之人以男悅女之號也今王逸
乃直以指君而又訓靈脩為神明遂見
美人為服飾美好失之矣
索與姤叶即索音素洪氏
有素音

書序八素徐氏

非世俗之所服洪氏曰本善本以世為時為
代以民為人皆以時之唐諱爾今當正之
彭咸洪引顏師古以為殷之介士不得其志
而殺江以死與王逸異然二說皆不知其
所據也

詠音卓則當以承又許穢反則當从冢耳
洪氏曰倘規矩而改錯者反常而妄作背繩
墨以追曲者枉道以從時論揚雄作反離
騷言恐重華之不累與而曰余恐重華與

沈江而死不與投關而生也又釋懷沙曰
知死之不可讓則舍生而取義可也所惡
有甚於死者豈復愛七尺之軀哉其言
然可立懦夫之氣此所以忤檜相而卒
死也可悲也哉近歲以來風俗頹壞士人
夫間遂不復聞有道此等語者此又深可
異云

書注以揀語為除去耻辱誅讒佞之人非也
彼方遭時用事而吾以罪戾廢逐苟得

於後咎餘貴則已幸矣又何彼之能除哉
為此說者雖若不識事勢然其志亦深可
憐云

延佇將反洪以同姓之義言之亦非文意王
逸行迷之義亦然

補註引水經曰屈原有賢姊聞原所逐來歸
喻之令自寬全鄉人因名其地曰姊歸後
以為縣縣北有原故宅宅之東北有女顏
廟擣衣石尚存今存於此

騷經文類之嬋媛湘君女嬋媛考為余太息

嬋媛而傷懷

三處王注皆云猶牽引也

悲回風忽傾寤

以嬋媛

王注云傷又病何也

云竟自

詳此二字蓋顧變

留連之意王注意近而語踈也

補註曰文類詈原之意蓋欲其為竇武之愚

而不欲其為史魚之直耳非責其不為上

官靳尚以徇懷王之意也而說者謂其詈

原不與衆合以承君意誤矣此說甚善

九辯不見於經傳不可考而九歌著於虞書

周禮左氏春秋其為舜禹之樂無疑至屈

子為騷經乃有啓九歌九辯之說則其為

誤亦無疑王逸雖不見古文尚書然據左

氏為說則不誤矣顧以不敢斥屈子之非

遂以啓脩禹樂為解則又誤也至洪氏為

補注正當摭經傳以破二誤而不唯不能

顧乃反引山海經三嬋之說以為證則又

大為妖妄而其誤益以甚矣然為山海經

者本摭此書而傳會之其於此條蓋又得

其誤本若它謬妄之可驗者亦非一而古
今諸儒皆不之覺反謂屈原有多用其語尤
為可笑今當於天問言之此未暇論也五
臣以啓為開其說尤謬王逸於下文又謂
太康不用啓樂目作淫聲今詳本文亦初
無此意若謂啓有此樂而太康樂之太過
則差近之然經傳所無則自不必論也
循脩唐人所寫多相混故思玄賦注引脩繩
墨而解作導字即循字之義也

覽民德焉錯輔但謂求有德者而置其輔相
之力使之王天下耳注謂置以為若又生
賢佐以輔之恐不應如此重複之甚也
此篇所言陳詞於舜及上款帝閻歷訪神妃
及所鸞鳳飛騰鳩鳩為媒等語其大意所
比固皆有謂至於經涉山川驅役百神下
至飄風雲霓之屬則亦汎為寓言而未必
有所擬倫矣二注類皆曲為之說反害文
義至於縣圃閻風扶桑若木之類亦非實

事不足考信今比畧存梗槩不復盡載而
詳說也

王逸以靈瓊為楚王省閣非文義也

注以為羲和為日御補注又引山海經云東南
海外有羲和之國有女子名曰羲和是生
十日常浴日於其洲注云羲和始生日月
者也堯因立羲和之官以掌天地四時此
等虛誕之說其始止因堯典出日納日之
文口耳相傳失其本指而好怪之人取其

謬誤遂乃增飾傳會必欲使之與經為一
而後已其言無理本不足以欺人而古今
文士相承引用莫有覺其妄者為此注者
乃不信經而引以為說蔽惑至此甚可歎
也

望舒飛廉鸞鳳雷歸飄風雲霓但言神靈為
之擁護服役以見其仗衛威儀之盛耳初
無善惡之分也舊注曲為之說以月為清
白之臣風為號令之象鸞鳳為明智之士

而雷獨以震驚百里之故使爲諸侯皆無
義理至以飄風雲霓爲小人則夫卷阿之
言飄風自南孟子之言民望湯武如雲霓
者皆爲小人之象也耶

王逸又以飄風雲霓之來迎已蓋欲已與之
同既不許之遂使闔見拒而不得見帝此
爲穿鑿之甚不知何所據而生此也

沈約郊居賦雌霓連蜷讀作入聲司馬溫公
云約賦但取聲律便美非霓不可讀爲平

聲也故今定離騷雲霓爲平聲
爲入聲蓋各從其聲之便也
章遠遊

王逸說往觀四荒處已云欲求賢
原之意矣至上下求索處只謂以求賢人
與已同志不知何所據而異其說也
舊注以高丘無女下女可詒皆賢
是下女說詳見於九歌可考也
臣之璧非

溘字補注兩處皆已解爲奄忽之義至此遊
春宮處乃云無奄忽之義不知何故自爲

矛盾至此

處妃一作宓妃說文處房六反處行貌宓美
畢反安也集韻云處與伏同處穢氏亦姓
也必與密同亦姓倍作密非是補注引顏
之推說云宓字本从虎處至賤即伏穢之
後而其十文說濟南伏生又子賤之後是
知言字伏處通用而俗書或復加山
而并轉為密音耳此非本所繫今亦姑
存其說以備參考

王逸以處妃喻隱士既非文義又以塞脩為
伏穢氏之臣亦不知其何据也又謂隱者
不肯仕不可與共事君亦為衍說

孟子不理於口漢書無俚之至說者皆謂為
賴則理固有賴音矣

爾雅說四極恐未必然邠國近在秦隴非絕
遠之地也

舊說有娥國在不周之北恐其不應絕遠如
此又言求佚女為求忠賢與共事君亦非

是

端及雄鳩其取喻為有意且文可見註於他
說亦欲接此為例則鑿矣補注又引灌南
說運日知晏則鳩乃小人之有智者故雖
能為讒賊而屈原亦因其才而使之是以
屈原為真魯使鳩媒簡狄而為所賣也其
困滯乃如此甚可笑也

鳳皇既受詒舊以為既受我之禮而將行者
誤矣審爾則高辛何由而先出哉正為已

用鳩鳩而彼使鳳皇其勢不敵故恐其先
得之耳又或謂以高辛有諸國之賢君亦
非文勢

留二姚亦求君之意舊說以為博求眾賢非
是

或問終古之義曰開闢之初今之所始也宇
宙之末古之所終也考工記曰輪已庠則
於馬終古登池也注曰終古常也正謂常
如登池無有已時猶釋氏之言盡未來際

也

兩美必合此亦託於男女而言之注直以君
臣爲說則得其意而失其辭也下章孰求
美而釋女亦然至說豈惟是其有女而曰
豈唯楚有忠臣則失之遠矣其以芳草爲
賢君則又有時而得之大率前人讀書不
先尋其綱領故一出入得失不常類多
如此幽昧眩曜二語乃原自念之辭以爲
答靈氛者亦非是

楚人以重午掃艾於要豈其故俗耶

補注以爲靈氛之占勸屈原以遠去在吳姓
則可在原則不可故以爲疑而欲再決之
巫咸也考上文但謂舉世昏亂無適而可
哉不能無疑於氛之言耳同姓之說上文
初魚來歷不知洪何所據而言此亦求之
太過也

皇即謂百神不必言天使也

陸降上下謂上君下臣者亦繆說

傳說太公案厥皆平厥語補注以爲原語非也

鳩類師古以爲子規一名杜鵑服虔陸佃以爲鴟一名伯勞未知孰是然子規以三

月鳴乃乘芳極盛之時鴟以七月鳴則陰氣至而乘芳歇矣又鳩鴟者亦相近疑服

陸二說

豈好脩之害二注或謂上不好用忠直或謂下不好自脩皆非是

此辭之例以香草比君子王逸之言是矣然

屈子以世亂俗衰人多變節故自前章蘭

芷不芳之後乃更歎其化爲惡物至於此

章遠深責椒蘭之不可恃以爲誅首而揭

車江離亦以次而書罪焉蓋其所感益以

深矣初非以爲實有是人而以椒蘭爲名

字者也而史遷作屈原傳乃有今尹子蘭

之說班氏古今人表又有今尹子椒之名

既因此章之語而失之使此詞首尾橫斷

意思不活王逸因之又訛以為司馬子
天夫子極而不復記其香草臭物之論
誤千載遂無一人覺其非者甚可歎也
其果然則又當有子車子離子極之傳
不知其幾人矣

化與離協易曰日吳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夫
羞之嗟則離可為力加反又傳曰通其變
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則化可為
胡圭反服賦庚子日斜遷史以斜為施此

韻亦可考

王逸以求女為求同志已失本指而五臣又
讀女為汝則并其音而失也

卒章瓊枝之屬皆寓言耳注家曲為比類非
也

博雅曰崑崙虛赤水出其東南陬河水出其
東北陬洋水出其西北陬弱水出其西南
陬河水入東海三水入南海後漢書注云
崑崙山在今南州徇東縣西南山有昆侖

之體故名之二書之語似得其意宋經文
言莫谷夫出萬五萬里則恐不能若是之
遠當更考之

特與期叶易小象待有與之叶者即其例也

九歌

楚俗祠祭之歌今不可傳而聞矣然計其間
或以陰巫下陽神以陽主接陰鬼則其辭
之褻慢淫荒當有不可道者故屈原因而
文之以寄吾區區忠君愛國之意比其類

則宜爲三頌之屬而論其辭則反爲國風
再變之鄭衛矣及徐而深味其意則雖不
得於君而愛慕無已之心於此爲尤切是
以君子猶有取焉蓋以君臣之義而言則
其全篇皆以事神爲比不雜他意以事神
之意而言則其篇內又或自爲賦爲比爲
興而各有當也然後之讀者昧於全體之
爲比故其踈者以他求而不似其密者又
直致而太迫又其甚則弄其篇中文義之

曲折而失之皆與後當日吟咏情性之本
旨蓋諸篇之失此爲尤甚今不得而不正
也又篇名九歌而實十有一章蓋不可曉
舊以九爲陽數者尤爲衍說或疑猶有虞
夏九歌之遺聲亦不可考今姑闕之以俟
知者然非義之所急也

璆璠鳴兮琤琅注引禹貢釋璆璠皆爲玉
名恐其立語不應如此之重複故今猶以
孔子世家環佩玉聲璆然爲證庶幾得其

本意

舊說以靈爲巫而不知其本以神之所降而
得名蓋靈者神也非巫也若但巫也則此
云媵服義猶可通至於下章則所謂既留
者又何患其不留也服漢樂歌云神安留
亦指巫言耳

若英若即如也猶詩言美如美耳注以若爲
杜若則不成文理矣

帝服注爲五方之帝亦未有以見其必然

又說文從三犬而釋爲群犬走貌然大人賦
有焱風涌而雲浮者其字從三大蓋別一
字也此類皆當從三火

東皇太一舊說以爲原意謂人盡心以事神
則神惠以福今竭忠以事君而君不見信
故爲此以自傷補注又謂此言人臣陳德
美禮樂以事上則上無憂患雲中君舊說
以爲事神已訖復念懷王不明而大息憂
勞補注又謂以雲神喻君德而懷王不能

故心以爲憂皆外增贅說以害全篇之大
指曲生碎義以亂本文之正意且其目君
不亦太迫矣乎

吾乘桂舟吾蓋爲祭者之詞舊注直以爲屈
原則太迫補注又謂言湘君容色之美以
喻賢臣則又失其章指矣

女嬋媛舊注以爲女類似無關涉但與騷經
用字偶同耳以思君爲直指懷王則太迫
又不知其寄意於湘君則使此一篇之意

皆無所歸宿也

心異媒勞王注以爲與君心不同則太迫而失題意補注又因輕絕而謂同姓無可絕之義則尤乖於文義也

石瀨飛龍一章說者尤多舛謬其曰他人交不忠則相怨我則雖不見信而不以怨人補注又云臣忠於君君宜見信而反告我以不問此原陳已志於湘君也不知前人如何讀而於其文義之曉然者乃直乖戾

如此全無來歷關涉也其曰君初與我期共爲治而後以讒言見棄此乃得其本意而亦失命之曲折也

湘君一篇情意曲折最爲詳盡而爲說者之謬爲尤多以至全然不見其語意之脉絡次第至其卒章猶以遺玦捐袂爲求賢而來杜若爲好賢之無已皆無復有文理也佳人召予正指湘夫人而言而五臣謂若有若命則亦將然補注以佳人爲賢人同志

者如此則此篇何以名爲湘夫人乎

九歌諸篇賓主彼我之辭最爲難辨舊說往往亂之故文意多不屬今頗已正之矣

何壽夫兮在予舊說人之壽夫皆其自取何在於我已失文意或又以爲喻人主制生殺之柄尤無意謂

王逸以離居爲隱士補又以此爲屈原訴神之辭皆失本指

王逸以乘龍冲天而念思愁人寫抗志高遠

而猶有所不樂全失文義補注謂喻君舍已而不顧意則是而語太迫也

夫人兮自有羨子衆說皆未論辭之本指得失如何但於其說中已自不成文理不知何故如此讀書也

咸池或如字下隔句與來字力之反叶

東君之吾舊說誤以爲日故有息馬懸車之說疑所引淮南子反因此而生也至於低回而顧懷則其義有不通矣又必強爲之

說以爲思其故居夫日之運行初無停息
豈有故居之可思哉此既明爲謬說而推
言之者又以爲譏人君之迷而不復也則
其穿鑿愈甚矣又解聲色娛人爲言君有
明德百姓皆注其耳目亦衍說且必若此
則其下文絀瑟交鼓之云者又誰爲主而
見其來之燕日耶

聲色娛人觀者忘歸正爲主祭迎日之人低
回顧懷而見其下方所陳之樂聲色之盛

如此耳絀瑟交鼓豈知保監婦即其事也或
疑但爲日出之時聲光可愛如朱丞相秀
水錄所載登州見日初出時海波皆赤洶
洶有聲者亦恐未必然也蓋審若此則當
言其輝赫震動之可畏不得以娛人爲言
矣聊記其說以廣異聞

北斗字舊音斗爲主以詩考之行書主
考爲韻卷阿厚主爲韻此類甚多但不知
此非叶韻而舊音特出此字其說果何爲

耳

舊說河伯位視大夫屈原以官相友故得波
之其鑿如此又云河伯之居沈沒水中喻
聖人之不得其所也夫謂之河伯則居於
水中國其所矣而以為失其所則不知使
之居於何處乃為得其所耶此於上下文
義皆無所當其術說也

堂宮中或云當並上堂讀宮字已見雲中君
中字今用者正一何當字

山鬼一篇謬說最多不可勝辯而以公子為
公子椒者尤可笑也

終不見天嘗見有讀天字屬下句者問之則
曰韓詩天路幽險難追攀語蓋祖此審爾
則韓子亦誤矣

或問魂魄之義曰子產有言物生始化曰魄
既生魄陽曰魂孔子曰氣也者神之盛也
魄也者鬼之盛也鄭氏注曰嘘吸出入者
氣也耳目之精明為魄氣則魂之謂也

南子曰天氣爲魂地氣爲魄高誘注曰魂人陽神也魄人陰神也此數說者其於鬼魄之義詳矣蓋嘗推之物生始化云者謂受形之初精血之聚其間有靈者名之曰魄也既生魄陽曰魂者既生此魄便有煖氣其間有神者名之曰魂也二者既合然後有物易所謂精氣爲物者是也及其散也則魂遊而爲神魄降而爲鬼矣說者乃不考此而但括左疏之言其以神靈分陰

陽者雖若有理但以呼吸之動者爲魄則失之矣其言附形之靈附氣之神似亦近是但其下文所分又不免於有差其謂魄識少而魂識多亦非也但有運用靈藏之異耳

雄與凌叶今問有靈神爲形者正古之遺差也

楚辭辯證上

楚辭辯證下

天問

隅隈之數注引淮南子言天有九野九千九百九十九隅此其無稽亦甚矣哉

論衡云日晝行千里夜行千里如此則天地之間狹亦甚矣此王充之陋也

顧菟在腹此言兔在月中則顧菟但爲兔之名號耳而上官桀曰逐麋之犬當顧菟耶則顧當爲瞻顧之義而非兔名又莊辛曰

見兔而顧犬亦因兔用顧字而其取義又
異蓋不可曉且兔與兔同是一字見於說
文而其形聲皆異又不知其自何時始別
異之也

補注引山海經言魃竊帝之息壤以堙洪水
帝令祝融殛之羽郊詳其文意所謂帝者
似指上帝蓋上帝欲息此壤不欲使人干
之故魃竊之而帝怒也後來柳子厚蘇子
瞻皆用此說其意甚明又祝融顛帝之後

死而為神蓋上帝之怒也若先
舜時則無此人又矣此山海經之妄也後
禹事中又引淮南子言禹以息壤實洪水
土不減耗掘之益多其言又與前事自相
抵牾若是壞也果帝所息則父竊之而死
死子掘之而成功何帝之喜怒不常乃知
是耶此又淮南子之妄也大氏古今說天
問者皆本此二書今以文意考之疑此二
書本皆緣解此問而作而此問之言特

國時俚俗相傳之語如今世俗增加降無
之析許遜斬蛟履精之類本無稽據而好
事者遂假託撰造以實之明理之士皆可
以一笑而揮之政不必深與辯也

補注引淮南說增城高一萬一千里百一十
四步二尺六寸尤為可笑豈有度萬里之
遠而能計其跬步尺寸之餘者乎此蓋欲
覽者以為已所親見而曾實計之而不知
適所以章其謬而且謬也抑對本意似有

意於此讀之而於此意反以西王母者
之又何感耶

補注引淮南子說冀谷處旁有四百四十門
而其西北隅北門開以納不周之風其
注解此書之語予之所疑又可驗其然
矣

雄虺九首倏忽馬在此一事其詞本與招
魂相表裏王注得之但失不引招魂為證
耳而椰子不深考考方引椰子南北二帝之

名以破其說則既失其本指而又使雄虺
一句為無所問其失愈遠矣補注雖知擲
說之非然亦不引招魂以訂其文義之缺
乃直以淫周寓言不足信者誣之周之寓
言誠不足信然豈不猶愈於康回燭龍之
屬乃信彼而疑此何哉一語之微無所關
於義理而說者至三失之而況其深於是
者耶

雄虺倏忽或云今嶺南東莞縣有巨目行數

百里以逐人者即此物但不見說有九首
耳

補注說今湖州武康縣東有防風山山東二
百步有禺山防風山在封禺二山之間洪
君晚居零川當得其實

巴蛇事下注中食痺出骨事似若迂誕然予
嘗見山中人說八蛇能吞人家所伏鷄卵
而登木自絞以出其殼者人甚苦之因為
木印著數中蛇不知而吞之遂絞而裂云

羿焉殛日烏焉滅門羽洪引歸藏云羿殛十日
補注引山海經注曰天下有十日日之數
十也然一日方至一日方出雖有十日自
使以次迭出而今俱見乃為妖怪故羿仰
天控弦而九日潛退耳按此十日本是自
甲至癸耳而傳者誤以為十日並出之說
注者既知其誤又為此說以彌縫之而其
誕益彰然世人猶或信之亦可怪也
於代益作后卒然離蠶王逸以益失位為辭

固非文義補以有毫末昭然為離巖文義粗
通然亦未安或恐當時他國聞別有事實也
史記燕人說禹崩益行天子事而啓率其
徒攻益奪之汲冢書至云益為啓所殺是
則豈不敢謂益既失位而復有陰謀為啓
之蠶啓能憂之而遂殺益為能達其拘乎
然此事要當與以孟子之言齊東野語不
足信也

啓赫賓高四字本是啟夢賓夏天而世傳兩本

彼此互有得失遂致紛紛不復可曉蓋作
山海經者所見之本夢天二字不誤獨以
賓嬪相似遂誤以賓爲嬪而造爲啓上三
嬪于天之說以實其謬王逸所傳之本賓
字幸得不誤乃以篆文夢天二字中間壞
滅獨存四外有似棘商遂誤以夢爲棘以
天爲商而於汪中天以列陳宮商爲說洪
則既引三嬪以注歸經而於此篇反摺王
本而解爲夢天於賓無涉與以今考之凡此

三家均爲穿鑿而以事理言之則山海之
惟妄爲尤甚以文義言之則王注之訓詁
爲尤踈洪則兼承二誤而又兩失且謂屈
原多用山海經語而不知山海實因此書
而作三嬪又本此句二字之誤其爲紕漏
又益甚矣獨柳子實嬪之對似覺山海之
謬然亦不能深察而明著之是以其義雖
正而亦不能以自伸也大氏古書之誤類
多如此讀者若能虛心靜慮徐以求之則

群后之間或當偶得其寶顧乃安於苟且
取於穿鑿牽於一据僅得一說而據執之
便以為是以故不能得其本負而已誤之
中或復之誤此邪子才所以獨有日思深
善之通又有思之若不能得則便不勞讀
善之對雖若出於戲劇然實天下之名言
也
勤子屠母舊注引帝王世紀言禹牖剝母誓
而生補又引于寧子長初王莽故南民妻

生男從右脇下小腹上出而

和自若母

子無恙以為證此事有無固

可定然上

句言啓事而未有所問則此句不應反說

禹初生時事矣故疑當為啓母化石事也

該秉李德王逸以為湯能秉契之末德而厭

父契善之以契為湯父固謬柳又以為即

左傳所云少皞氏之子該為壽收者亦與

有扈事不相關唯洪氏以為啓者近之疑

該即啓字轉寫之誤也但終契于有扈故

夫牛羊乃似謂啓為有扈所弊而牧夫牛
羊者不知又何說也下章又云有扈牧豎
亦不可曉豈以少康嘗為牧正而誤邪大
率此篇所問有扈弄浞事或相混并蓋其
傳聞之誤當闕之耳

到擊紂躬叔旦不嘉王逸云武王始至孟津
八百諸侯不期而到皆曰紂可伐也白魚
入王舟群臣咸曰休哉周公曰雖休勿休
未詳所據

齊桓九年九本糾字借作九耳左傳展禽猶
師之言正作糾字糾合宗族亦此義也唯
莊子九雜天下之川作九則亦古字通用
而非九數之驗也諸儒通計九會之數不
合遂有裳衣兵車之辨蓋鑿說也然此辭
亦作九會則其誤也久矣如公羊穀梁故
是戰國時人也

余始讀詩得吳氏補音見其疑於殷武三章
嚴遠之韻亦不能曉及讀此篇見其以嚴

叶亡乃得其例余於吳氏書多所刊補皆
此類今見詩集傳

九章

屈子初放猶未嘗有奮然自絕之意故九歌
天問遠游卜居以及此卷情誦涉江哀郢
諸篇皆無一語以及自沈之事而其詞氣
雍容整暇尚無以異於平日若九歌則含
意悽惋戀嫺低徊所以自媚於其君者尤
為深厚騷經漁父懷沙雖有彭咸江魚死

不可讓之既然猶未有決然之計也是以
其詞雖切而猶未失其常度抽思以下死
期漸迫至世日往日悲回風則其身已臨沅
湘之淵而命在剋刻矣顧恐小人蔽君之
罪聞而不章不得以為後世深切著明之
戒故忍死以平其詞焉計其出於膺亂煩
感之際而其詞輸壘竭又不欲使吾長迹
之後冥漠之中曾次介然有真寔多之不盡
則固宜有不暇擇其辭之精粗而悉吐之

者矣故原之作志之切而詞之哀蓋未
有甚於此數篇者讀者其深味之真可為
慟哭而流涕也

惜書章非字誤為中字使兩章文意不明

中間惡字誤為中情只一章音韻不叶今

已正之讀者可以無矣

涉江舊說取譬之詳皆說也

哀郢楚文王自丹陽徙江陵謂之郢後九世

平王城之又後十世為秦所拔而楚徙東

郢

抽思何獨樂斯之蹇蹇乎願孫美之可完文

理甚明而王逸解屈樂為毒藥補注又引

瞑眩之語以實之必欲如此強為之說豈

不可通但別本如此文自分明不必強穿

鑿耳然今本皆出王逸不知別本文又何自

而得此本語也

孰不實而有獲詳上文實當作殖然自王逸

已辭作空穗則其誤又矣獲一作獲亦非

也

懷沙改叶音已按鄭注儀禮釋用已日爲自
變改作二字音義固相近也

懷質抱情猶無匹兮諸本皆同史記亦然而
王逸訓匹爲雙補注云俗字作延則其來
久矣但下句云伯樂旣沒驥馬程兮於韻
不叶故嘗疑之而以上下文意及上篇并
日夜而無正者證之知匹當作正乃與下
句音義皆叶然猶未敢必其然也及讀哀

時命之篇則其詞有曰懷瑤象而握瓊兮
願陳列而無正正與此句相似其上下句
又皆以榮暹成生爲韻又與此同然後斷
然知其當改而無疑也

惜往日受命詔以昭時時一作詩說者便引
國語楚教太子以詩爲說殊無意謂

介子立枯事補注以左傳爲據而不之信然
此詞明言立枯又云縞素而哭莊子亦有
抱木之說固未可以一說而盡疑之也

悲回風施黃棘之枉策補注據史記楚懷王
二十五年入與秦盟于黃棘其後爲秦所
欺卒以容死今頃襄王又信任姦回將亡
其國故言已之所以假延日月無以自處
者以其君欲復施黃棘之枉策也其說雖
有事證然與此文理絕不相入不若舊說
之爲安也

遠遊

客有語余者曰高宗恭然思道夢帝資以良

弼寤而求之即得傳說遂以爲相若使夢
資之夕應時即生則自樞縉之間以及強
立之歲亦須二三十年始堪任用王者政
令所出日有萬幾豈容數十年之間不發
一語又虛相位以待乳下之嬰兒乎今書
之言如此則是高宗既得此夢即時搜訪
便得其人而已堪作相以代王言矣明是
一旦忽然從天而下便爲成人無少長之
漸也余聞其言心驚怪之而不敢答今讀

此書洪注所引楚子音義已有傳說生無
父母之說乃知古人之意已有及此者矣
洪氏引之而無他說則豈亦以是為不易
之論而無所疑也耶然則余之味陋而見
事獨遲為可笑已

屈子載營魄之言本於老氏而揚雄又因其
語以明月之盈闕其所指之事雖殊而其
立文之意則一顧為三書之辭者皆不能
通其說故今合而論之庶乎其足以相明

也蓋以車承人謂之載古本世俗之通言
也以人登車亦謂之載則古文史類多有
之如漢紀云創章從謂者與載韓集云婦
人以孺子載蓋皆此意而今三子之言其
字義亦如此也但老子屈子以人之精神
言之則其所謂營者字與靈同而為晶明光
炯之意其所謂魄則亦若余之所論於九
歌者耳揚子以日月之光明論之則固以
月之體實為魄而日之光耀為魂也以人

之精神言者其意蓋以魂陽動而魄陰靜
魂火二而魄水一故曰載營魄抱一能勿
離乎言以魂加魄以動守靜以火迫水以
二守下而不相離如人登車而常載於其
上則魂安靜而魄精明火不燥而水不溢
固長生久視之要訣也屈子之言雖不致
詳然以其所謂無滑而魂虛以待之之語
推之則其意當亦出此無疑矣其以日月
言者則謂日以其光加於月魄而爲之明

如人登車而載於其上也故曰月未望而
載魂於西既望則終魄于東其趨於日乎
言月之方生則以日之光加被於魄之西
而漸滿其東以至於望而後圜及既望矣
則以日之光終守其魄之東而漸虧其西
以至於晦而後盡蓋月遡日以爲明未望
則日在其右既望則日在其左故各向其
所在而受光如民向君之化而承俗也三
子之言雖爲兩事而所言載魄則其文義

同為一說故丹經歷術皆有納甲之法互
相資取以相發明蓋其理初不異也但為
之說者不能深考如何上公之言老子以
營為魂則固非營義而又并言人載魂
之上以得生當愛之則又失其文義獨其
載字之義粗為得之然不足以補其所失
之多也若王輔嗣以載為康以營魄為人
所常居之康則亦河上之意至於近世而
蘇子由王元澤之說出焉則此二人者平

生之論如水火之不同而於此義皆以魂
為神以魄為物而欲使神留載魄以行不
欲使神為魄之所載洪慶善之於此書亦
謂陽氣充魄為魂能運動則其為全矣則
其意亦若蘇王之云焉皆以載為以車承
人之義矣是不唯非其文意且若如此則
是將使魂常勞動而魂亦不得以少息雖
幸免於物欲沈溺之累而於其之中精一
之妙反為強陽所挾以出矣

之塗空以陷於衆人傷生之域而不
自知也其於二子之意猶如我者其說揚
子者則皆以載爲吾同宗其指而李執解
况爲先尤爲幸諺至宗吾之司馬公始覺
其非然遂欲改絕爲賦也亦未深考此載
字之義而失之愈遠矣不近歲王伯照以
爲未望則魄爲明所載以得其理既而又
曰既望則明爲魄所蔽則是下句當曰終
明而不當爲終魂矣以此推之恐其於上

文義之嫌昔亦未免如蘇氏王氏之云爲
自下而載上也大氏後人讀前人之書不
能沈潛反復求其本義而輒以己意輕爲
之說故其由者有如此者况讀楚辭者徒
玩意於浮華宜其於此尤不暇深究其底
蘊故余因爲辨之以爲覽者能因是以考
焉則或泝流求源之一助也

登霞之霞本遊之借用猶曰適遠云耳曲禮
昔養之詞乃又借以爲死之美稱也蓋子

作聲假蓋亦此例但此篇注者遂解為未
黃之氣釋莊音者又讀假為格而訓至焉
則其誤愈遠矣

下居

中人記有滑稽傳索隱云滑稽也稽同也言辨
捷之人言非若是言是若非能亂異同也
楊雄酒賦鴟夷滑稽類師古曰滑稽園轉
縱橫無窮之狀此詞所用二字之意當以
類說為正

漁父

衣叶於巾反者禮記一戎衣鄭讀為殷古韻
通也

光辯

悲秋舊說取譬煩雜皆失本意

有美一人注拍懷王非是心不繹注訓繹為
解即當作釋補訓抽絲乃說為繹字耳又
疑惑是懌字喜悅意耳

無伯樂之善相今誰使乎譽之譽一作些相

度之義也又與上句知字叶韻故當作訾
爲是但下句兩之上字復不韻則又不可
曉故今且作譽而四句皆以之字爲韻又
朱雀雀一作榮非是蓋下與蒼龍爲對皆爲
飛行之物不當作榮王注亦自作雀不知
洪本何以作榮也爰爰音旆蓋言朱雀飛
揚其翼翼爰爰然也今一作笑音於表反乃
隨榮字誤解耳
輕輦輦一作輦非是輕字義證甚明乃車

車之行貌於義不通

招魂

後世招魂之禮有不傳焉所人者如杜子美

彭衙行云煖湯濯我足剪剪紙招我魂蓋當

時關陝間風俗道路勞苦之餘則皆爲此

禮以核除而慰安之也近世高抑崇作送

終禮云越俗有暴死者則亟使人褊於路

路以其姓名呼之往往而甦以此言之又

見古人於此誠有望其復生非徒爲是矣

具而已也

恐後之知漢武帝遣人取司馬相如遺文而
曰若後之矣之意注云言已在他後也
此篇所言四方怪物如十日代出之類决是
誕妄無可疑者其他小小異事如東方長
人南方雕題殺人祭鬼蛇虺封狐西方流
沙求水不得北方層冰飛雪之類則或往
往有之如五代史言北方之極魑魅龍蛇
白晝群行蓋地偏氣異自然如此不足怪

也

無木謂之臺有木謂之榭一曰凡屋無室曰
榭說文乃云臺觀四方而高者榭臺有屋
也說文與二說不同以春秋官榭火之則
榭有屋明矣

卒章心字舊蘇含反蓋以下叶南韻然於上
句楓字却不叶此不知楓有字金南有屋
金可韻而誤以楓爲散句耳心字但當如
字而以楓南二字叶之乃得其讀前亦多

此例矣

大招

周頌陟降庭止傳注訓庭爲直而說之云文王之進退其臣皆由直道諸儒祖之無敢或違而顏監於匡衡傳所引獨釋之曰言若有神明臨其朝廷也蓋匡衡時未行毛說顏監又精文學而不措於專經之陋故其言獨能如此無所阿隨而得經之本指也余舊讀詩愛顏說然尚疑其無措及讀

此詞乃有登降堂只之文於是益信陟降庭止之爲古語其義審如顏說而無疑也顏注漢書時有發明於經指多若此類如訓棊爲匪尤爲明切足證孔安國張平子之謬其視常昭之徒專守毛鄭而不能一出已見者相去遠矣

晁錄

王逸所傳楚辭篇次本出劉向其七諫以下無足觀者而王褒爲寂下余已論於前矣

近世晁無咎以其所載不盡古今詞賦之
美因別錄續楚辭變離騷爲兩書則凡詞
之如騷者已略備矣自原之後作者繼起
而宋玉賈生相如揚雄爲之冠然較其實
則宋玉辭有餘而理不足長於頌美而短
於規過惟乃專爲偷生苟免之計既與原
異趣矣其文又以摹擬擬拾之故斧鑿呈
露脉理斷續其視宋玉猶不逮也獨賈太
傅以卓然命世美傑之詞俯就騷律所出

三篇皆非一時諸人所及而惜誓所謂黃
鵠之一舉兮見山川之紆曲再舉兮睹天
地之負方又於其間超然拔出言意之表
未易以筆墨蹊徑論其高下淺深也此外
晁氏所取如荀卿子諸賦皆高古而成相
之篇本擬工誦箴諫之詞其言森嚴主
擅權馴致移國之禍千古一轍可爲流涕
其他如易水越人大風秋風天馬下及烏
孫公主諸玉妃妾息夫躬晉陶潛唐韓柳

本朝王介父之山石遺業黃魯直之駿
壁墮珠邪端夫之秋風三疊其古今大小
雅俗之變雖或不同而晁氏亦或不能無
所遺脫然皆其近楚語者其次則如班姬
蔡琰王粲及唐元結王維顧況亦差有味
又此之外則晁氏所謂過騷之言者非余
之所敢知矣晁書新在為義例辨說紛
拏而無所發於義理殊不足以為此書之
輕重且復自謂嘗為此官古文國書職當

損益不惟其學而論其官固已可笑况其
所謂筆削者又徒能移易其篇次而於其
文字之同異得失猶不能有所正也浮華
之習徇名飾外其弊乃至於此可不戒哉



